

紫柏詩偈研究

吳珮瑄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

禪宗發展到明代，產生呵罵佛祖、離經叛教……等弊端，在王陽明心學影響下，更有心學之狂禪產生，加上當時對佛教施行度牒販賣，使得出家成為逃避徭役之途徑，僧侶素質日漸低落，另外僧俗隔絕、限田的政策以及官府豪奢對寺廟僧院的剝削，使得佛門衰敗，法道陵夷。在此背景下，紫柏興起重振佛門之大志，為了對治「商量學解」的狂慧與「痴守一槓」的痴禪暗證，紫柏承繼蘇軾自惠洪一系的文字禪思想，再次辨明綱宗以及對禪教一致的提倡，也就是以經教聖言量來引導學人，而非盲目修行，表現在具體的作為上就是募刻方冊《大藏經》以及《傳燈錄》的續修。

雖然紫柏身為出家僧侶，但他熱心經世，深感明代百姓所受礦稅之苦，因而大聲疾呼廢除礦稅且不顧自身安危，多次於京師奔走營救獲罪之居士、法侶，從他自言的「生平三大負」就可知道紫柏一生懸命於佛門之興復與礦稅之停罷，他可說是積極傳法、救拔眾生之菩薩。

由於紫柏文字禪的再倡，挽救了當時叢林游談無根、捨棄經教的禪學流弊，使得明末佛教復興得以由經典重新出發，一方面擺脫狂禪所帶來不修經教的流弊，另一方面也帶動了僧人從事詩文創作的風氣，而當時文人也普遍以佛教居士自居，可以說文人和僧人界線已逐漸模糊。我們從紫柏與文士的往來互動中，發現其詩才頗受肯定，因此本文嘗試從文學之角度切入，一窺其詩偈之內涵與特色。

第一章「緒論」，首先說明研究旨趣、動機、範圍與方法，並將前人研究成果進行歸類整理；其次以歷史研究之角度，就紫柏詩偈之創作背景作一探析與爬梳，嘗試釐清紫柏與晚明文壇及教界所處的時代地位，其內涵可分為文字禪再倡及在此背景下所提之再振綱宗與承繼前人思想，另外，紫柏與僧俗互動之討論也是本章研究之重點。

第二章「紫柏大師傳略」，首先將紫柏生平經歷分為成年前期、青壯年、暮年三個時期，並就其人格特質與生平事蹟作一連結。首先，紫柏成年前期個性剛烈正直、任俠好義，與明覺禪師的相遇不僅開啟了紫柏修行的道路，也改變了紫柏一生的命

運。接著，青壯年期的紫柏實是復興佛門的勇猛豪傑，他行腳遊方，參訪名山聖賢，並以復興佛寺及復刻《大藏經》為弘法職志，盡畢生之力，努力推行，使得當時宗風為之一振。最後，暮年時期的紫柏忠義慈悲，面對明末政治的紛擾、百姓疾苦以及教界之傾頹，提出「老憨不歸」、「礦稅不止」、「傳燈未續」的平生三大負，不僅可看出紫柏對出世、入世都懷抱著捨我其誰的使命感，也讓人一窺當時社會真實景況。值得注意的是，紫柏暮年受「妖書事件」牽連而入獄，除了是因為其好惡分明的性格，得罪不少權貴官宦而受到污陷之外，也說明了當時政治的紊亂，紫柏為弘揚教法而涉入糾葛，受到牽連似乎也成為不可避免的結局。

第二章除了對紫柏生平作一介紹外，還有對紫柏著作《長松茹退》、《紫柏尊者全集》、《紫柏尊者別集》之編纂經過、篇章內涵、版本異同加以說明與介紹。可以說《紫柏尊者全集》、《紫柏尊者別集》是匯整紫柏資料最完備的記錄，是紫柏為世人所留下之文字般若以及指引迷失眾生之津梁。

第三章「紫柏詩偈內容分析」，運用歸納分析與文獻研究之方法，將紫柏詩偈內容分為禪迹詩、禪理詩與禪趣詩三個面相，並加以說明賞析。首先是吟咏與佛教相關之人、事、物的禪迹詩，其內容包含紫柏之師友交遊、巡禮遊方以及題詠詩三個部份，詩歌風格於閒適寂靜之外，轉而為蕭瑟孤寂；其次是闡揚教義的禪理詩，內容包含了頌古、偈語、歌行以及其它詩作，其風格平易直捷，立論精悍；最後是禪機充滿，渾然天成的禪趣詩，內容包含了田園山居、研教修禪、物我兩忘之體悟，其風格自然沖淡，空靈寂靜。

第四章「紫柏詩偈意象分析」，將紫柏詩偈中的意象作一歸納，可分為天文氣象、江河湖海、山巒岩石、禽獸水族、花草樹木、器物工具六大類。其意象表現手法細膩，觀察深刻，將一種物以多種面相呈現，賦予意象多采之深蘊。此外，其意象組合多元，層層疊用，運用手法靈活絕妙，營造出詩歌蘊藉委婉之情韻，帶給讀者無限之想像。最後，紫柏詩偈中之意象，頗富有宗教性意味。一方

面是為達宣教之目的，另一方面則是「以禪入詩」之具體實踐，其中更有大量的自然山水意象，裏面包含人生旅程的一種記錄，以及藉著對自然物象之觀照來體悟佛性，呈現出禪宗空靈之氛圍，並透過自然界中的景物，暗示了觸動靈思的玄妙體悟。

第五章「結論」，首先為紫柏在明代佛教史以及文學史之地位與成就作一定位；其次從紫柏詩偈之風格、內容、技巧以及意象安排角度切入，以多重視角審視紫柏詩偈之內涵與特色；最後為紫柏其人作一總體評價。

我們歸結紫柏在明代佛教史上之地位與成就可以分為以下幾點：

一、文字禪再倡

紫柏為了改革明代游談無根、籠統、支離以及心學之狂禪……等禪學流弊，重振綱宗，再倡文字禪，並提出叢林盲師七大錯之批判，不僅使得蘇軾及惠洪重新受到重視，也將禪風轉為禪教一致、智證雙弘的修學取向，繼之而起的藕益旭智（1599-1654），更沿續了紫柏文字禪之主張，提出觀照、文字、實相皆為一體之概念，¹可以說紫柏為明末佛教之改革拓展出一條發展路向，也帶動了佛教興復之趨勢。

二、具體之實踐

身為晚明四大高僧之紫柏，其重要性在於在衰弊的晚明叢林中，成為一股積極活力的改革清流，以立論作詩及僧俗交遊來達到宣教之目的，並具體實踐於修行之中。首先是對佛寺之興復與整頓，為當時佛門燃起重生之希望。接者是《大藏經》之刻印，這不僅是推動經教流傳的護法志業，更是紫柏對文字般若之重視，也是再倡文字禪思想之下的施設。比起出世隱居的僧侶，紫柏入世救民、不畏政治顯惡之真心，更能感召身處五濁惡世的芸芸眾生，紫柏可說是明末佛教改革之推手。

三、會通之思想

紫柏提倡三教會通思想，不僅對外典頗有涉略，更常援引儒、道之詞彙與觀點，但最後還是以佛教為依歸，並提出佛法求世、經世之理念，但又不違背出世解脫之目標，紫柏所自言的「生平三大負」即是他以佛法救世下的行願，也呈現出紫柏一體同悲、人溺己溺、匡救世弊之精神。

紫柏除了在明代佛教史上有所貢獻外，他在文學史上也有其地位與成就。首先，紫柏對文字般若的發揚，增強了僧人作詩吟咏的動機，加上與宰官貴族相交往，在京城頗具影響力，其詩才高明，與法侶居士相互應答酬贈，因而促進了當時僧人論詩

的風氣。另外，紫柏與文士交往談禪，使得文士受到其思想之滋養與薰陶，公安派獨抒性靈之主張、李贄所倡之妙明真心和紫柏之說多有相契，而湯顯祖情理觀之轉變亦受紫柏所影響，紫柏可以說為晚明文壇帶來靈感與啟發。

另外，我們考察紫柏詩偈內涵，可發現以下幾點特徵：

一、風格上

質樸的語言是紫柏詩偈的共通特色，但主題取材的不同，詩偈風格因而有些許差別。首先，紫柏禪趣詩取材自然，不特意造作，表達出閒適恬靜之心境。且紫柏超塵出俗，襟懷淡泊，不雕琢字句，天機洋溢，風格沖淡，加上紫柏本身的僧人身份，使作品中富含禪宗空靈的精神氣蘊，他在詩中所描繪的自然景色是空靈而寂靜的。我們歸納紫柏之禪趣詩，其中呈現出自然沖淡，空靈寂靜之美感。此外，在紫柏禪迹詩中，由於個人情感的勃發、人生之感慨以及面對事物虛幻殘敗所產生之自我觀照，其詩歌風格多了寂寞清淒之感。而禪理詩之作，其目的是為了宣揚佛法，闡釋教義，文字淺白，辭直義暢，條分縷析，其風格平易直捷，立論精悍。

二、內容上

紫柏其文風格簡潔，然寫景抒情亦有佳作，融情於景，情景交融，或是呈現出山居生活的一派和諧、天真任運、禪機充滿；或是對友人的不捨、哀悼；或是對名山勝景的遊方感懷；或是對法像、山水古蹟之題詠，其創作紛采多姿，引人入勝。

除此之外，紫柏在詩偈中也展現出對佛法傳承之關注與法道陵夷之憂心，對於同道法侶總是不忘提點，對於後學弟子更是關懷之情溢於言表，雖然禪風嚴峻，為人剛烈，但從詩偈內容中看出紫柏的真摯情感，不難想見為何紫柏交遊廣闊，上至達官貴族，下至平民百姓，羸糧而景從，其人之真誠熱切，頗能感動人心。

最後，紫柏除了對文字般若有所詮釋外，他針對圖相般若亦有發揮，對於法相、畫贊的題咏，使得圖文相得益彰，其藝術的表現手法，更加突顯紫柏詩才之卓越。

三、技巧上

首先，其歌行體句式靈活，頗多長篇，善用史例，以「君不見」、「又不見」、「殊不知」層層議論，說理條分縷析，文字淺白，但仍蘊含深意。

其二，其頌古詩善於翻新立意，字句質樸厘俗，運用提問，升起疑情，以期學人發明本心。

其三，紫柏偈語大多篇幅甚長，主要是為了闡揚佛理而明其故實，語

言淳厚，思路清楚明晰，多以諄諄口吻，囑咐叮嚀，教化眾生。

其四，紫柏詩歌意象安排巧妙，用字鮮明，鎔鑄禪理於詩中，與自然冥合，且說理清晰明確，簡易直捷，一語中的，引發學人深度思考，常用反詰之語作為結論，不答而理自明矣！

本文嘗試藉由對紫柏詩偈作分類、歸納、整理、賞析並參照紫柏生命經歷、求道過程、時代背景以及思想內涵來一窺其詩偈風貌，除了解紫柏如何以禪入詩以及他在明代叢林論詩風尚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外，更呈現了紫柏自身對文字般若實踐的多樣性，他展現出現不凡的文學造詣，並非一般山僧野叟之流，故能與士大夫酬贈唱和，也能一窺明代詩禪交涉之情況。礙於筆者學力有限，紫柏詩偈仍有許多面相可供學者方家進行討論研究，如紫柏詩偈的修辭技巧、聲律美學、意象表達、性相會通……等，可為紫柏詩偈之內涵作更全面且深入的解讀。

紫柏將文字語言視為悟道之階梯，若能善用，則能契會實相般若，他的詩偈風格多元，有簡易直捷、條理清晰、議論分明之頌古、偈語、歌行，也有將意蘊深遠的禪機理趣化於詩作當中，言有盡而意無窮，其文學造詣深厚，善用語言文字，以達般若之禪境。在宣教上，則以文字禪之再倡、綱宗之提振、佛寺之復興、經藏之刊刻以及會通思想為明末佛教進行改革，並自云：「習教以佛經為本，明宗以機緣為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為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²，紫柏可說是一位德慧雙修，熱心經世之僧人，而其高妙之詩才與深厚之佛學素養，也是紫柏能受士人所景附，能與顯宦相交之要因，明末佛教也因而氣象一新，其重要性正如德清所言：「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³

- 1 「觀照、文字、皆實相也。實相、觀照，皆文字也。文字、實相，皆觀照也。當體實相，當體文字，當體觀照。……嗚呼！已悟實相者，容可不藉文字，未達實可者，寧容不勤觀照哉！已深觀照者，知無實外之文字，未精觀照者，安知文字中之實相哉！雖然不知文字之實相，而實相未嘗不即文字也。」〔明〕蕩益大師著，古歙門人成時編輯：〈勸持大佛頂經序〉，《靈峰宗論》（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07年6月），卷6之2，頁693。
- 2 〔明〕紫柏著，德清校閱：〈龍泉別眾示〉，《紫柏尊者全集》，卷7，頁750-751。
- 3 〔明〕德清：〈達觀大師塔銘〉，《紫柏